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公羊義疏

(二)

陳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羊義疏

(二)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
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

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

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疏引世族譜云杞似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瀆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瀆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瀆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卽都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瀆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尙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尙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爲杞邑沈氏謂杞爲紀之誤未爲無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

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

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

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

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

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

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

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郕。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卽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國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郕。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卽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卽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卽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卽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疏〕

二月書戊申之十六日。州吁殺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叩部。殂。呼雞。重言之。从叩。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興州丘之役。祝州一聲之轉。弑

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弑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弑。左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弑爲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殺其君也。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柔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柔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爲試。斷無段殺爲弑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膺焚辜肆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

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

州吁事近。故据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未滅。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

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

注與段同義。○卽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

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弑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日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弑，此君之臣，卽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弑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弑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

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

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濟河以爲國，卽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

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疏〕

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

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尙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于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鄧子遇于防。此婦呼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卽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

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魯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觀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觀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常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子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汲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卽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

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鞏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

須別異之也。鞏、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疆可知。

鞏者何？公子鞏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

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鞏如齊逆女是也。

何以不稱公子。

貶曷爲貶。〔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

與弑公也。

〔注〕弑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弑公也。〔疏〕

穀梁傳：鞏者何？公子鞏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注弑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閒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弑之。說文殺部：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注以殺詰弑，雙聲爲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弑君之賊無所見，故鞏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鞏、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緌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問云：凡纂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于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

其與弑公奈何。〔疏〕

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誥曰：曷

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卽無可奈何也。

公子翬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

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

楊注。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疏〕

公羊

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子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藿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卽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

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閩

本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彖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爲春秋所許。

吾使

脩塗裘。吾將老焉。〔注〕

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君。勢

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疏〕

魯世家又

云。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兗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

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卽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之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卽位之禮。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相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卽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書營塗裘亦無以見成公意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

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筭。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

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治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於是謂桓曰。

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

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卽說文詁字之省。說文詁扣也。如求婦先詁殺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

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已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隱曰。

吾不反也。〔疏〕

魯世家云。揮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疏〕

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弑隱公。〔注〕諡者傳家所加。〔疏〕

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子允

許諾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諡。順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拙。每有如此。舊疏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弑。已言

隱公者公羊子
從後加之也。

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

者也。男曰覲。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疏〕

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魯世家略同。○注

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伊氏。賂伊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覲女曰巫。○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鍾巫尹氏所主即所謂家爲巫史者也。周禮家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覲稱呂覽修樂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覲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覲說文巫部覲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覲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覲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

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疏〕

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醴陵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石碣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碣與

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卽濮水。按水經。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洧與之。過枝流脈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卽哀二十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据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棘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卽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据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

注据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

之大。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

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泄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碯

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爲君。石碯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卽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下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卽穀梁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爲君。尤非鄭段可比。幸石碯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爲討賊者張義。所謂責備賢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

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

是爲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爲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篡文知非適。

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

立之辭。〔疏〕

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

其稱

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也。〔疏〕

注据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

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

人人欲立之。〔疏〕

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

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也。然則孰立之。石碣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碣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碣立之也。校勘記云。碣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碣作踏。惠

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碣字。當从石經作踏。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碣衛上卿。杜云。衛大夫。

石碣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

朝不稱人。〔疏〕

注据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伊氏。明伊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

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

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

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

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

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

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卽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晉是也。衛宣爲衆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衛宣聽衆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儲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卽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行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

也。○注大國篡例月○舊疏云。卽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注立納入皆爲篡○舊疏云。立爲篡者。此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衆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

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假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

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

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曷爲遠而觀魚〔注〕据浚洙也。

〔疏〕

注据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

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

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